

劉再復  
劉劍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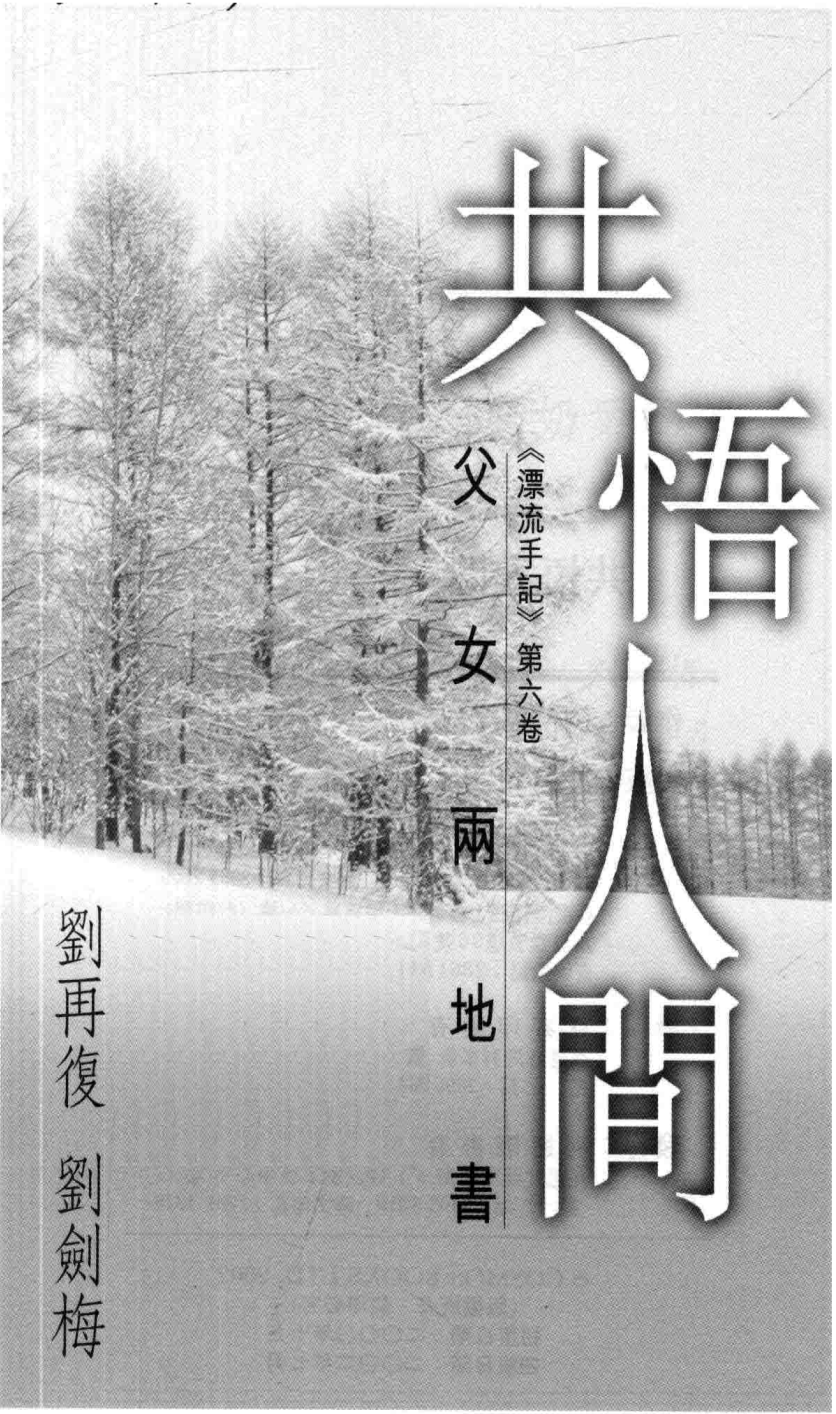
《漂流手記》第六卷

# 共悟人間

父  
女  
兩  
地  
書

我常用夢境中的眼睛看著你，把你看作和我一起從另一經驗世界來到地球上的小伴侶。

——劉再復



# 共悟人間

《漂流手記》第六卷

父

女

兩

地

書

劉再復 劉劍梅

# 共悟人間

## ——父女兩地書

---

作者：劉再復 劉劍梅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樓  
13 / F., 109-115 QUEEN'S ROAD E., WANCHAI, H.K.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查詢電話：28611022 圖文傳真：2861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 27 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 8 樓 C  
電話：2303 1010 圖文傳真：2764 1310

---

© COSMOS BOOKS LTD. 200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初版日期：二〇〇〇年十月

四版日期：二〇〇二年七月

謹以此書此情  
獻給至親至愛的奶奶葉錦芳  
——父親和我的第一家園

劉劍梅

二〇〇〇年三月  
於美國馬里蘭大學

## 目 錄

女兒・女性・女神（劉再復自序）／1

父親・個體・孩子狀態（劉劍梅自序）／7

論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14

論《桃花扇》之外的生活／19

論精神之旅／24

論文化氣脈／28

論齊物之心／32

論生命場／39

論德謨克利特之井／44

論大器存於海底／48

論生中之死／52

論享受黎明／59

論父愛的形式／63

論母愛的悲劇性／67

論愛的困境 / 75

論嬰兒狀態 / 80

論安逸 / 84

論人性與佛性 / 89

論智者大忌 / 93

論不隔之境 / 97

論人生分期 / 101

論生命狀態決定一切 / 107

論靈魂的根柢 / 113

論快樂的巔峰 / 118

論羅素的三激情 / 123

論多次再生 / 127

論貴族子弟的平常心 / 131

論性格的詩意 / 135

論拒絕世故 / 140

論慧根與善根 / 144

論受難情結 / 148

論思想的韌性 / 152

論外婆意蘊 / 159

論女性話語與漂流文學 / 164

論女性式寫作 / 168

論女子作學問 / 171

論女子散文 / 175

論預言的潰敗 / 181

論天下襟懷 / 185

論審美眼睛 / 190

論漂流美學 / 198

論文化之鄉 / 201

論生命濃烈也是形式 / 205

論腔調 / 208

論《紅樓夢》方式 / 211

論文學之尺 / 215

論張愛玲的局限 / 224

論福科的相對思維 / 231

論個體本體論 / 238

論寬容 / 242

論人的複製 / 247

論學術與生命的銜接 / 252

論傳記文學 / 257

論藝術革命 / 264

論文學信仰 / 270

附錄一：《讀滄海——劉再復散文》序（劉劍梅）/ 275

附錄二：《讀滄海》後記（劉再復）/ 282

附錄三：性情中人與理性中人的雙重雕塑

——《劉再復海外散文選》序（劉劍梅）/ 285

附錄四：《劉再復海外散文選》後記（劉再復）/ 293

後 記 劉劍梅 / 296

後 記 補 劉再復 / 298

# 女兒・女性・女神

(劉再復自序)

## (一)

北京師範學院退休教授，我的摯友呂俊華老師在給我的信中說：「你有兩個聰穎單純的女兒，這是一種超人間力量的安排。」呂老師似乎是個有神論者，他認定個人要在荒謬混亂的力量包圍拉扯中保持自身的完整和尊嚴，心中必須存有另一種力量，能聽到另外一種聲音和感受到另外一種超常的秩序與尺度。我雖然是個無神論者，但也喜歡作類似的形而上假設，相信在一个高於人間的某處，有一觀看着我們的眼睛和評價我們的力量，並相信在現實中它常給予我暗示。兩個女兒的純真天性，就被我看作一種暗示。她們暗示我：不要忘記天賦的美好性情而去追逐永遠難以滿足的身外之物，那裏是一個填不滿的黑洞。

歌德曾說：「永恆之女神，引導我前行。」一個作家離開女神的引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作為無神論者的我，又假設兩個女兒就是上蒼派往人間引導我前行的「女神」，不過，只是常作鬼臉的小精靈似的非權威的女神。

女兒對我的導引並不是世俗意義的那種「指示」，而是一種自然的啓迪，天籟的命令。自從她們降生之後，我便奇怪地感到有一種來自天外的清新氣息在影響着我。這種影響是無言的。女兒天然地生活在仕途經濟世界的彼岸，天然地遠離爭鬥、猜忌、仇恨，因此也天然地對人類採取絕對信賴的態度。

尤其是小女兒劉蓮，更有性格的詩意。儘管她尚未進入小學就會讀金庸小說，聰明過人，但從來也不懂得計較，不知「算計」是何物。到溫哥華的時候，她已是十五歲的少女，聽了神學院的教授講一段人生經歷，便信了基督。她覺得這個只活了三十三歲的木匠之子被釘上十字架並化作神為窮人服務的榜樣，是值得學習的。於是，她又從聖經中吸收美好的愛意。

劍梅比劉蓮大十歲，天生不喜歡政治，總是浸泡在文學中，也天然地遠離名利場。她的生活一帆風順，在國內讀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出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學位，遇到的是王德威這樣年青有為的老師，畢業後又順利地當起瑪里蘭大學的助理教授。所以我特別希望她能保持好性情。人過中年之後，我更覺得好性情的難得。劍梅已踏入知識界的門坎。知識固然能造就人，但知識也能化作權力腐蝕人。一旦擁有知識和相應的名號，便可能把自己視為「高等人類」開始爭奪名位而看不起社會底層的工農。許多學者雖名聲在外，卻腐敗在內，非常自私、冰冷。這種人生，是拿着性情去與魔鬼交換知識。「知識也能腐蝕人」，許多很有知識的人未必充分意識到。但劍梅似乎天生就感悟到這一點，所以她一再告訴我，她要反抗這種腐蝕。像一個知音，她也從這樣的角度理解我。這便形成我們對話的基調。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故國南方猶豫一個多月，要不要出國，始終拿不定主意。後來妻子菲亞想到應當問一問孩子，於是就打電話給小梅，沒想到她的聲音斬釘截鐵：「走吧，走得愈遠愈好！」她出國後我問，為甚麼這麼想？她說她想得很簡單，沒有那麼多問題，尤其是沒有那麼多「男人的問題」和「名人的問題」。她只想到，爸爸的時間不能再丟失了，一些好性情也不能再放在「鬥爭場」中消耗了，只有遠處才可安放

平靜思索的心靈。現在出國已整整十年了，想想以往，覺得她說的「愈遠愈好」確有道理，有空間距離，所有的思索才返回率真冷靜。走出「鬥爭場」之後，覺得世界真大。

## (二)

從女兒的「天啓」中，我感悟到「女兒」這一意念在文學中異常重要，覺得曹雪芹把少女視為美的象徵非常有道理。少年女子天生在「仕途經濟」之外，即天然地站立在「泥世界」的彼岸。泥世界以名聲、地位、金錢把男人誘入其中，使他們互相廝打，然後個個都滾上一身泥巴。這身泥巴不是大自然中素樸的泥土，而是發着酸臭味與銅臭味的污穢。《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所以能處污泥而不染，至死保持着天真與清氣，全靠女兒國中年輕女神的指引。他這塊天外的頑石，獲得靈氣之後來到人間，很可能再被人間的朽氣腐蝕掉，從而變成爛泥或者再次化作冰冷的石頭，然而，林黛玉等少女的眼淚柔化了他，拯救了他。她們那些未被世俗塵土染污的、發自天性最深處的淚水，正是蒼天的甘霖。這些生命之露，繼續養育着賈寶玉的靈氣與性情，使他從彼岸世界帶來的那塊寶石依然發出純正的光芒，而免於被世俗世界的濁泥所同化。聶紺弩臨終之前一再嘆息他此生此世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寫下《賈寶玉論》。我不知他的最後的論文要說些甚麼精彩的話，而如果讓我來為他作續篇，我要寫的寶玉，便是一塊被眼淚所柔化的石頭，一個被女兒國的女神引導前行而保持真性真情的生命。在大觀園的女兒國裏，只有一個男子可以寄寓其中，這就是賈寶玉。其他男子對這個國度只能窺伺、覬覦、掠奪與侵犯。在曹雪芹的審美眼睛裏，「女兒」就是美，就是真，女兒國就是美的共和國，塵埃包圍中的淨土。寶玉有幸也成為淨土中人。他的最後的出走，乃是自我放逐。此時，他的雙親雖在，但是讓他存放

真性真情的女兒國已經消失，能夠賦予頑石以永恆之性的淚水已經乾涸，父母之鄉中能給予他的只有虛假與迷惘。到此再也別無選擇，只有「告別」了。很明顯，在曹雪芹的巨著中，「女兒」正是引導寶玉前行之純真女神。

### (三)

讀大學的時候，教我《西洋文學史》的鄭朝宗老師特別愛護我，一再提醒我要留意西方文學中的英雄與美人，尤其是那些年青女性。他說，希臘史詩中英雄為最美的女性海倫而戰爭，戰爭的雙方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兩邊的英雄都為美而傾倒，而流血。但丁閱覽地獄是羅馬詩人維吉爾把他帶到地獄的門口，而這位被稱為「羅馬時代的荷馬」的大詩人又是受但丁生前的女友、此時的女神貝亞特麗齊的委託而來的。詩人們正是在永恆之女神的導引下認識了世界的過去與未來。莎士比亞所創造的世界文學巔峰，巔峰上的星辰全是女性，如米蘭坦（《暴風雨》）、朱麗葉（《朱麗葉與羅密歐》）、苔絲德蒙娜（《奧賽羅》）、娥菲莉亞（《哈姆雷特》）、克莉奧特佩拉（《安東尼與克莉奧特佩拉》）、伊摩琴（《一報還一報》）、鮑細霞（《威尼斯商人》）、貝特麗絲（《無事生非》）、羅瑟琳（《皆大歡喜》）、薇奧娜（《第十二夜》）等等，這些女性溫柔而堅貞，總是做出男子未能作出的事業。他們不僅具有男子不可比擬的美貌，而且具有男子所沒有的對於愛情的堅貞，連恩格斯都稱她們是一些「可愛而奇怪的女性」。所以「奇怪」，就是她們具有男子所沒有的神性——擺脫男子世界權勢慾望的清脫之性。相互傾軋的世界，就像《朱麗葉與羅密歐》中兩大家族勢不兩立，在豪宅中進行着無休止的熱戰與冷戰，而身處家族中的兩個情侶則如冰清玉潔，與家族毫不相干。朱麗葉在想念羅密歐時說：「你的名字就是我唯一的仇敵」，她

生活在純真的情感世界中，只有愛人的名字日夜折磨着她的心靈，用中國話說，這是唯一的冤家。除此之外，男人世界那些名聲、地位、權勢的焦慮她是沒有的。父輩的敵人也不能成為她的敵人。她天生沒有怨恨，沒有仇敵，沒有幫派。我曾告訴劍梅，朱麗葉這種性情才是我們的「大方向」。莎士比亞筆下眾多美麗而聰明的女子，每一個都是引導我前行的女神。

#### (四)

在與劍梅的通訊中，我從未想去教誨她。但的確渴望她能成為莎士比亞筆下這種可愛的女性，而不希望她按照學院裏所學到的「女權主義」那種觀念來塑造自己的性格。女權主義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可怕的。倘若可信，也絕不可愛。女權主義的前提是男人對女人的壓迫，這有社會學的意義。但社會學意義不等於文學意義。倘若把女權主義帶入文學，就可能產生毀滅女性美的效果。可以設想，如果莎士比亞當時被女權觀念駕馭他的筆桿，那麼世界文學史長廊就不會有朱麗葉、苔絲德蒙娜等一系列最動人的女性形象，人間的情感世界就會乏味得多。托爾斯泰不喜歡莎士比亞，他覺得莎士比亞筆下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腔調與語言都是一樣的。然而，托爾斯泰的成功，卻遵循着與莎士比亞同一的絕對的美學律，這就是把女性視為美的象徵，在精神深處讓女性導引男子前行。他在《戰爭與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安娜，在《復活》中塑造了瑪絲洛娃。這三個不朽的女性正是托爾斯泰的精神導引者。在托爾斯泰的審美眼睛中，女性是絕對需要與男性有大區別的。她們需要有女性的溫情，一旦男性化，這種溫情就會消失。他絕對不能容忍女性變成男子一樣的所謂「強者」、「強人」。他說，他希望女人是柔弱的，甚至經常有病，一個完全不會生病的強壯的女人，簡直就是野獸。

他這種極端化的見解，表明他對文學的一種堅定認識，即文學的「優美」範疇永遠屬於女子，「壯美」範疇則屬於男子。女子雖有瞬間的壯美，但不應當成為女人的基本審美特徵。這種審美觀不是不尊重女性，恰恰是在尊重女性權利的同時尊重女性的特點。當代時髦的潮流是用男子的特徵去同化女性，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出現的李雙雙、江水英等形象，就是用男子的粗糙性格去同化女性。可是，這種女性表現出來的只是豪言壯語包裹着的變態性格，一點也不可愛。

在社會學意義上，女權主義確認女子與男子具有同等的社會地位與社會權利，這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大男子主義的敘述也的確是一種不合理的權力敘述，中國的某些史籍把女子當作「禍水」的敘述就是一種錯誤的敘述。女權主義對此進行批評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文學寫作中，卻必須確認男子與女子有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差別。文學把人視為生理存在特別是視為心理存在，更重視心理差別。在生理上，男子會長鬍子，女子則不能；在心理上，女子的情感更為細緻敏感，更把情感視為最後的真實。只有正視女性的特徵，文學才能動人。女權主義對文學可能形成的嚴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別的混亂，瓦解女性那些最動人的美學特徵，使文學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導引，也喪失文學的審美向度。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它涉及文學的整體變質的根本問題，所以我不能不藉寫序言的機會，鄭重地說說。

我的這些看法是很古典的，與女權主義的現代批評可能格格不入，也可能無法使劍梅心悅誠服地接受。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對話，反而會使我們的討論走向較深的領域。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 父親・個體・孩子狀態

(劉劍梅自序)

## (一)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生活在一個書家之中，有一位正直的父親幫助我鋪墊人生之路。雖然十歲以前，因為父母兩地分居，一年只能見到父親一次，可我從來都沒缺少過父愛。那時，我和媽媽、奶奶住在偏僻的福建山區小城，爸爸每年從遙遠的北京來看我們，都會為我帶來巧克力，讓我在看不到他的時候，仍然時時泡在蜜糖的想像世界裏。所以我童年時對父親的思念，是與巧克力聯繫在一起的。

十歲以後，我隨媽媽到了北京。那時爸爸在事業上剛剛起步，花在我 and 妹妹身上的時間很有限。不過，在我的記憶中，爸爸每寫一部著作，總是把他的構思告訴我，把我當做他的一個小知音。其實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中學生，半懂不懂地聽着，居然有時也能煞有介事地發表意見。我想我和父親在文學上的對話關係是從那時開始的。上了北大中文系後，我更是時時挑戰，對他的文學理論總愛表達自己不同的看法。因為年輕氣盛，我的口氣常常大得不得了，可父親並不生氣，反而加以鼓勵。後來我們一家人漂流到海外，我在美國學府裏繼續深造文學，我們的這種對話漸漸落實到紙上，於是就有了這部《父女兩地書》。

父親很愛我和妹妹，稱我們姊妹倆是他的鏡子。他對我們倆的關懷有所不同，對我嚴格些，在事業上總是要求我執着，

而對妹妹則是更多「溺愛」，任其自然發展。這大概就是為甚麼我比妹妹多些心思，而妹妹比我更加純真無暇。不過我們姊妹倆跟父親都是無話不談，連自己找對象這樣的「私事」也喜歡跟他說。父親來到海外後，遠離社會的喧囂，人變得越來越放鬆，心理狀態恐怕比我還年輕。如果說我和妹妹能一直保持健康的性格，那絕對是得益於我們的父親。他身上有一種鄉村田野的質樸與寬廣，隨和又能夠包容一切。因為他的影響，我和妹妹的心裏都不設防；因為不設防，所以活得輕鬆、快樂。

## (二)

中國的父親形象歷來是嚴正的。「父親」所代表的是家庭權力，是一套固定的社會價值觀。五四徹底反傳統，帶來的則是一套相反的「弑父文化」。文化大革命對父系文化進行摧殘後，給我們帶來了很深的負面影響，那就是一種「紅衛兵心理」，橫掃一切，有破無立，一味反權威，甚至是為反權威而反權威，彷彿唯有這樣才能顯示個性，才最接近真理。

我和父親的關係，很早就超越了這種簡單的「權威／反權威」模式。父親對我這一代人的思想有一種好奇的態度，對我的成長過程是以一種「欣喜」的眼光看待的。由於他的鼓勵，我更願意與他交流，溝通。父親自己的思想不斷「流動」，他對我的塑造也就不是停滯的，我在他的眼裏也不是那種「永遠長不大」乖女兒。既然他的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就不會以男性社會的「凝視」眼光來束縛我，而我也不會只是以簡單的「弑父文化」來拒絕他給我的愛和影響。這種特殊的父女對話關係，使得我對父輩文化首先是繼承，然後才是質疑；也使得我對父親首先是愛與尊重，然後才是爭論。

我在事業上與父親的承繼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沒有他，我不可能以文學作為我的終身事業。我曾與朋友說：我可沒甚麼

雄心壯志，我讀文學既不是為祖國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爸爸。這雖是開玩笑的話，但有一點是真的：從報考北大時選擇專業到前往美國讀碩士和博士，都是因為父親的緣故。文學在美國院校裏，已經遇到危機。很少學生願意把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尤其是剛來美國的移民，一般都選擇讀經濟、電腦這些比較容易找工作的專科。可父親為我展示的文學世界，令我眷戀不已；他給我的鼓勵，使我從未停止過對文學的熱愛與追求。

除了在文學上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在性格方面也是一樣的。父親給我最大的教育是「童心說」。在他的新作《獨語天涯》裏，父親這樣寫道：

「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

當往昔的田疇碧野重新進入我的心胸，當母親給我的簡單的瞳仁重新進入我的眼眶，當人間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繼續顛倒，我便意識到人性的勝利。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視為淺薄的人性，被淺薄的人視為高深的人性。

此刻我在孩童的視野中沉醉。大地的廣闊與乾淨，天空的清新與博愛，超驗的神秘與永恆，這一切，又重新使我嚮往。揚棄了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

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擁有。凱旋門上有孩子的圖騰：赤條條的渾身散發着鄉野氣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張着眼睛面對人間大困惑的孩子。」

「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種品格，一種視野。這是父親給我的最大的財富。父親常告訴我，由於人生的艱難和社會環境的惡劣，人很容易變得世故，我們應當拒絕世故，永遠保